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一縷栗香念故人

商藝

栗子快要熟了。這時候,便想起外婆的栗子糕來。做這糕,旁的都好說,唯獨栗子要鮮。恰好山上的板栗,已是滿滿當當地熟了。

每到這時,外婆就帶著我們這些小輩,帶上竹竿、竹籃去打栗子。她仰頭瞄準掛滿板栗的枝頭,輕輕揮動竹竿,手腕輕抖,只聽「咚」的一聲,藏在葉間的栗子就裹著青褐色的刺殼往下掉,滾進了草叢裡。我和表弟趕忙挎籃緊跟,用戴著手套的手興奮地將滿地的刺球捧入竹籃中。

回家後,我和表弟按照外婆的要求,將竹籃裡的板栗球都倒在小院裡進行晾曬,幾天後,熟透的果球便裂開,露出了棕紅的栗仁。

我和外婆小心地用指甲順著縫掰開,沾著碎絨毛褐紅栗子就滾了出來。

真正展現外婆手藝的,是製作栗子泥這一步。做栗子泥前,外婆先去生火燒了一鍋水。在燒水時,她坐在小板凳上,用竹篩挑選出甜度大的栗子,然後把栗子倒進溫水裡泡半個鐘頭,接著用小刀在殼上劃道小口,此時用指腹抵住殼縫輕輕一按,金黃色的板栗仁就破殼而出,我和外婆將剝好的仁兒都歸攏在白瓷碗裡。

待蒸鍋冒起白汽,外婆將白瓷碗中的栗子放在蒸鍋蒸,

她守在灶邊,時不時掀蓋看看,當甜香瀰漫四周時,外婆就把蒸好的栗子仁放進石臼裡搗,她握著木槌,搗得十分均勻,栗子泥漸漸變得細膩但依然氤氳著熱氣。

接著,外婆在鍋裡放入兩勺白糖,並加少量水攪拌熬化,糖水熬好後,外婆一邊倒入栗子泥一邊慢慢炒。她的手腕靈活轉動,只見鏟子隨著她手腕不停翻拌,外婆告訴我,一定要炒到栗子泥抱團不粘勺才成。這時外婆關上火,將做好的栗子泥晾會兒,這時空氣裡滿是栗子的香甜。外婆將一塊栗子泥揉圓,把栗子泥放進木模,輕輕一壓,栗子糕就成型了。

最後,外婆把做好的栗子糕擺進白瓷盤,撒點磨碎的桂花,我和表弟迫不及待地接過外婆遞過來的栗子糕,咬上一口,栗子的綿甜混著桂花香,連指尖都沾著甜氣。如果是放涼了吃,則又多了份清爽,更是別有一番滋味。

外婆熱情友善,她製作的栗子糕,常分給左鄰右舍品嚐。剩下的栗子糕,除了自家食用外,大多被外婆拿去送給了附近的福利院。在我看來,外婆的栗子糕給予了我比美食更珍貴的品格:世間縱有苦難,但心懷善良的人始終有傳遞溫暖的勇氣與資格。

去年家庭聚會時,我認真回憶了外婆製作栗子糕的每一個步驟,並進行嘗試,想要復刻那記憶裡的味道,卻終不可得,當時百思不得其解。後來才明白:不是方法不對路,而是製作栗子糕的親人已離去。味道可以模仿,可藏在糕裡的疼愛,再也無從復刻。

茶香裡的親情歲月

朱保雲

記得那次回鄉探親,舅舅給我泡了一杯綠茶,透亮的玻璃杯裡,綠盈盈的茶湯映著光,像一汪清透的碧泉。舅舅退休前是醫生,現在在家休養,他端著茶杯跟我說:「咱們家鄉的綠茶富含硒元素,適量喝對身體好。」我連著喝了兩泡,一個勁誇好喝,舅舅就悄悄把這事記在了心上。等我回到廣東,他已經把茶葉打包寄了過來。從那之後,每年清明一過,舅舅總會準時給我寄包裹,裡面一定是最新鮮的明前清明茶。而我,過了清明也總盼著,盼著那

一口鮮爽,也盼著這份暖心的牽掛。

喜歡上舅舅寄來的綠茶後,有一段時間,我早中晚都離不開它,茶泡得雖不濃,架不住喝得頻繁,最後把胃喝得不舒服了。去看醫生,醫生叮囑我:「別再喝綠茶了,綠茶性涼。」突然停掉綠茶,我渾身都不自在。等胃養得差不多了,我便調整了喝茶習慣:早上泡一杯淡淡的紅茶,下午喝一杯清潤的綠茶,這才在寒熱溫涼之間找到了平衡。原來北方人不覺得綠茶性涼,是因為北方人本就陽氣偏盛;南方濕氣偏熱、濁氣偏多,大量飲用綠茶,就容易引發胃脹。

多數愛喝茶的人,都喜歡擺弄茶具,我也不例外,不管在線上還是線下,看到喜歡的茶具總忍不住添置回來。白瓷三才蓋碗、玻璃沖茶壺、款式新穎的直筒玻璃杯,再加上公道杯,全都擺在茶台上,隨時可以取用。看著自己攢來的這些茶具整整齊齊擺放在茶台上,我心裡總忍不住發癢。

要是時間充裕,趁著燒開水的間隙,我就能擺好蓋碗、主人杯、公道杯和過濾漏斗,分好投茶量。接著沸水溫杯、投茶、洗茶、沖泡、出湯、分茶,一整套流程下來,人浸在氤氳茶汽裡,看著茶煙裊裊升騰,心裡靜得只剩下眼前這杯茶。有同事過來辦事,推門聞到茶香,笑著說:「來得早不如來得巧,這下可有口福嘍。」茶過三泡後,滋味變淡,但室內還縈繞著淡淡餘香。如果時間趕,那必定要用一隻透明直身綠茶玻璃杯,直接投茶,注入沸水沖泡,茶葉幾番翻騰浮沉,最終靜靜沉澱,細嫩的葉片立在杯底,隨著玻璃杯輕輕搖動,葉片也慢悠悠晃著身子,偶爾像一縷水草,悄悄隨著茶湯滑入口中,茶入喉、湯下肚,整個人的魂彷彿才安定下來。

仔細算算,距離舅舅第一次給我寄茶,已經過去十年了,這十年間寄茶從未間斷。每年兩斤口糧茶,不多不少,剛好夠喝一年。我時常盯著手裡這杯綠茶端詳,總能牽出許多舊日美好回憶,每次想起,都恨不得立刻動身回鄉。

實實地為池塘鋪上了一層清涼的底色。微風吹過,葉片輕輕搖曳,泛起層層綠色的波浪,那抹綠意,幾乎要流淌進人的心底去。

古人描寫夏日的蓮花,總有著入骨的生動與雅致。楊萬里曾寫道:「接天蓮葉無窮碧,映日荷花別樣紅。」那是大開大合的盛夏壯景。而我偏愛的,卻是楊萬里在《小池》裡寫下的另一句:「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頭。」在這靜謐的睡蓮池畔,這般靈動細膩的景致每時每刻都在上演。清晨,紅的、白的、紫的睡蓮從夢中醒來,優雅地舒展開花瓣。花瓣上還滾動著昨夜的露珠,在晨光下折射出細碎的光芒。幾隻紅色的蜻蜓輕巧地立在未展的葉尖上,翅膀微動,便驚醒了水底幾條游動的錦鯉,倏忽間甩尾而去,只留下幾圈蕩漾開來的漣漪。

觀察睡蓮,是一件需要耐心的雅事。它們是有靈性的生命,遵循著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自然節律。正所謂「晝開夜合」,白天裡它們迎著烈日傾情綻放,毫無保留地展現著生命的美麗,那一抹抹濃艷或素雅的色彩,在如蓋的綠葉襯托下,正如蘇軾所形容的「水光瀲灩晴方好」,美得不沾一絲塵俗。而到了傍晚,隨著夕陽西下,它們又會像害羞的女子一般,斂起花瓣,沉入水面,回歸到一種大智若愚

的沉靜中去。這種知進退、懂開合的生命姿態,常讓我站在池邊久久沉思。

我的畫家友人代建紅,極愛畫荷蓮,作品多次得獎,並被作為禮物贈送給各國要人。他畫荷蓮,是極素雅,極靜的。畫室裡一坐,亦使人心曠神怡起來。現代人的生活,往往過得太滿了。我們習慣了不斷地向前奔跑,習慣了把人生的空間填滿工作的日程、生活的瑣碎以及無窮無盡的焦慮,卻常常忘記了像睡蓮一樣,給自己留下一片可以「閉合」的休憩之地。

在這繁華奔忙的世間,我們太需要這樣一池睡蓮了。

眼前的也好,掛在牆上的美好畫作也罷。它們不僅是一處夏日的景觀,更是一種生活的隱喻。它告訴我們,生命最美妙的狀態,不是永遠在風頭浪尖上彰顯,而是在屬於自己的時節裡,依循內心的節奏,安靜地扎根,從容地盛開,再體面地收攏。

夏日黃昏,天邊燒起了連綿的金色晚霞。池塘裡的睡蓮已經開始漸漸合攏,那一池濃得化不開的綠意,在暮色中顯得愈發幽深、安詳。帶上一縷淡淡的清香歸家,把人生的節奏試著調慢一點。願我們都能如這一池夏日的睡蓮,任憑世事紛擾,內心自有一汪清泉,接納萬物,包容歲月,共同織進生活更美的畫卷裡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47期

讀懂打工人的文字執念

——讀羅德遠《遠翔與抵達》

吳榮強,1988年生,湛江人,居佛山。曾從事印刷、餐飲等行業,現為外賣騎手。作品見于《解放日報》《羊城晚報》《黑龍江日報》《齊魯晚報》等報刊,個人事跡被《中國工人》《湖南工人報》《南方工報》《現代家庭報》等媒體報道。

羅德遠在散文集《遠翔與抵達》後記裡說,只想用樸素、真誠、不加修飾的文字,盡量貼近筆下人物真實的生活與內心。該書由廣州出版社推出,屬於「增城作家文萃」第四輯。書名藏著兩層深意:「遠翔」,寫的是千千萬萬打工人四處奔波討生活的現實;「抵達」,則代表普通人借文字安放內心,找到精神歸宿。書中刻畫了30位基層寫

作者的精神軌跡,記錄他們深陷生活的瑣碎困頓,卻始終守住心裡那份文學熱愛,為打工文學交出了嶄新答卷。

全書分為五輯,分別是「奔跑或抵達」「為漂泊的青春作證」「文學燭照人生」「生活在低處,靈魂在高處」「與共命運者同行」。每一輯各有側重,合在一起,就是一整套完整的普通人奮鬥圖景。他們的職業各不相同:收廢品的、流水線工人、外賣騎手、擺攤創業者等等,這些遍佈各地的基層文學愛好者,來自四川、河南、重慶、廣東等多個省市。羅德遠自己打過工,也做過文學編輯,在扎根珠三角、深耕打工文學這20多年裡,特別能讀懂打工人的心聲。和那些只寫生活苦難的作品不一樣,這本書更多聚

焦大家在艱難日子裡不曾放棄的文學夢想。

羅德遠借這本書想要探討的,正是奔波謀生和精神追求相輔相成的關係,打破大家覺得基層人只顧餬口、沒有詩意的固有看法。書裡寫了不少鮮活人物:一邊收廢品一邊寫詩的劉忠于,在工地仍堅持筆墨追夢的商西恆,于風雨漂泊中用文字懷念故土的陳菲,心懷大鵬之志的洪信明,遠赴青島、在煙火裡放聲書寫的孟令新。這些普通人在勞作之餘仍堅守文學,恰恰體現出生活褶皺之上,老百姓發自內心嚮往精神富足。書名也藏著一層思考:遠行不只是顛沛流離的苦差事,抵達也不等於物質上的安穩;真正的抵達,是文字成為普通人的治癒良藥,承載心中理想,構築一方精神棲居之地。

在我看來,羅德遠寫打工人的奔波、辛酸和不容易,並不站在高處說教,也不故意賣慘煽情,而是安安靜靜地記錄。在寫別人故事的時候,他也梳理了自己的打工經歷,不是站在遠遠旁觀,而是以自己的親身體悟為底色,把個人記憶與時代變遷交織在一起,讓書中一個個普通人,都變成了觸手可及、能讓人真正共情的真實生命。而這些基層寫作者,他們串聯起幾十年流動人口的遷徙歷程,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,拼湊出嶺南乃至全國產業工人的發展縮影。另外也能看出羅德遠早年做記者積攢的紮實功底,很好地踐行了文藝工作的腳力、眼力、腦力、筆力。多年來他實地走訪、面對面傾聽基層創作者心聲,靠真實細膩的細節,讓筆下每個人物都鮮活立體,經得起品讀。

這本書的文字有兩大特點,一方面寫實求真,另一方面又帶著詩意抒情,文筆樸實克制,讀起來卻格外暖心。在寫法上,羅德遠以每個人的的人生經歷為主線,中間穿插書信、原創詩歌和日常打工小事,虛實搭配,讀起來很有層次感。從地域文學層面來說,作品



扎根增城、立足大灣區,寫出外來建設者和這座城市相依共存的故事,充實了嶺南文學的內容。他這套獨特的創作方式,拓寬了當代紀實散文和打工文學的表達路子,也印證了現實主義文學無論到什麼時候,都能打動人心、擁有很強的傳播力量。

現在各地都在推進鄉村文化振興、打造職工文化陣地,《遠翔與抵達》正好給出了一份鮮活的文學範本。文學本身就是安撫打工人內心、凝聚基層群眾的好載體,文字能沖淡漂泊在外的孤單,在外來務工者和城市之間架起一座精神橋樑。新時代的創作者就該扎根生活、貼近群眾,把筆墨對準普通勞動者,挖掘普通人身上藏著的精神力量。正如評論家謝有順所說,「我們除了喝咖啡的生活,還有許多鐵皮屋裡的生活、工廠流水線上的生活。」

羅德遠的《遠翔與抵達》,寫下的不只是30位基層寫作者的逐夢故事,更是無數普通勞動者在煙火奔波中,依然嚮往精神光亮的真實狀態。這種真實狀態,既包括無數打工人為生活四處奔走、逐光前行的「遠翔」,同樣也包括他們奔波半生,終於在文字裡安放了自己的初心與靈魂的「抵達」。

2026年6月29日於廣東佛山

